

从头拉到尾 50岁寿星王健送大礼

我在现场



■ 王健在昨天演出中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鲜有交响音乐会上的独奏家如王健这般,从头拉到尾!而几乎每年王健与上交的合作,都会奉献这样极具含金量的演奏。昨晚,世界级大提琴演奏家王健,选择以一台音乐会和上海观众一同庆祝自己 50 岁生日。

音乐会依然由王健与老朋友余隆执棒的上海交响乐团共同完成,观众席里既有王健的父母,也有作曲家陈其钢、谭盾等好友。随着交响乐团拉出“生日快乐”歌,王健两岁多的小女儿捧着花束软萌地跑上台,给爸爸的精彩演奏送上最纯真的祝福。音乐会以安可曲目阿根廷爵士乐大师皮亚佐拉的《遗忘》收尾。王健说:“曲名是《遗忘》,但曲中的涵义,却是永不要遗忘那逝去的美好纯真的时光。”

昨晚,王健选择了中外不同时代、风格迥异的作曲家的作品:陈其钢《逝去的时光》,维拉·罗伯斯《巴西巴赫风第 1 号与第 5 号》两首作品,加上海顿的《C 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作为上半场唯一曲目,《逝去的时光》承载着作曲家陈其钢所追寻的那一去不复返的美好时光,作品选用中国古曲《梅花三弄》的旋律,融合现代音乐元素和技法,细腻精致,纯熟高超的技巧让音乐的发展流畅而感人。早在 1999 年,王健就演绎过这部作品,近 20 年过去,尤其是成为父亲后,王健对这部作品有了更为丰富的领悟:“不像年轻时那样去揣摩、体会曲子中的内涵,很多情感表现更为直截了当。”

《巴西巴赫风第 1 号与第 5 号》两首作品,不同于人们印象中巴西音乐的热情如火,而是将这充沛的情感蕴藏在更为深情的曲调中。作曲家维拉·罗伯斯是巴西近代最知名的作曲家,这两首作品专为大提琴而作,充分地发挥了大提琴的音色特点,王健的演奏将这份深情展现得淋漓尽致。

海顿的《C 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是王健特别珍惜和喜爱的曲目。大提琴在最初并不是一件独奏乐器,在莫扎特等音乐大师的时代,它基本上只是一件伴奏乐器,海顿的乐团里有一位优秀的大提琴手,他的存在使得海顿认识到大提琴可以作为一件独奏乐器出现在听众面前。这首协奏曲具有典型的海顿气质,阳光、朝气,尤其是以快速、辉煌出名的第三乐章,让人感受到信心和希望。王健说:“我想用这首曲目提醒自己——到了 50 岁,也还要有年轻的心态。”

音乐会结束时,余隆代表上海交响乐团,向这位一路与上交并肩前行的王健送上最诚挚的生日祝福。他说:“今天能够称得上世界级音乐家的并不多,但王健绝对够此资格。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成就,文化和艺术上的飞跃同样不应该被我们忽略。从 1978 年到现在,全世界正是通过像王健这样的一批音乐家,了解中国的音乐、中国的文化。”

本报记者 朱渊



■ 优秀文史纪录片《我们诞生在中国》海报

上海四十年优秀文史作品评选活动公布
四十本图书
二十部纪录片
反映时代变迁

本报讯 (记者 金雷) 40 年改革开放,40 年激荡人心。由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牵头主办的上海地区 40 年优秀文史作品和文史纪录片评选日前产生:通过业界专家评审和推选,40 本(套)优秀图书和 20 部优秀影视纪录片成为反映上海时代变迁的代表性作品。

改革开放的 40 年,也是打破思想禁锢的 40 年。反映在出版和影视事业上,文史类作品有了很大发展。这些作品为上海的出版事业、文化传播及积累民族文化资源,起到非常

大的作用。由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海市文史资料研究会联合上海市出版协会,经过专家评选,从沪上 28 家出版社申报的 240 余种文史图书中,推选出 40 本(套)优秀作品。据了解,评选进行两轮,次轮从 60 本(套)图书中,再精选出 40 本(套),可谓精益求精。影视作品方面,则从上海影视界专家组织推荐的近百部影视纪录片和电视纪实片中,评选出 20 部优秀作品。这些作品中,既有记录历史风云人物鲁迅、蔡元培人生细节的,也有记录动拆迁等城市面貌巨变的。这些镜头为上海现代史和当代史,留下了丰富的影像资料。

评选出炉后,在此基础上主办方计划在明年上半年召开相关的研讨会。上海市文史资料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祝君波透露,接下来要趁热打铁,围绕这些作品召开研讨会,为上海出产更多记录时代的历史类佳作,提供经验和建议。祝君波表示,评选绝不只是一次应景,而是总结经验,为上海今后的文史作品出版提供借鉴。文史类图书牵涉到学术、政治和意识等各方面,祝君波说,召开研讨会,也为帮助年轻的出版业者提供学习机会,思考如何做好今后的编辑、出版工作。而在文史纪录片方面,主办方也会邀请影视专家各抒己见,还将针对目前文史纪录片播放渠道少、机会少的问题,就如何扩大这类作品的影响力,提出真知灼见。本次评选名单详见新民网 www.xinmin.cn。

回头看 庆幸自己坚持了

——本报记者对话著名大提琴演奏家王健

在音乐会之后,本报记者与王健聊了聊音乐与人生。

记者:昨晚演出后,余隆在台上分享了您幼时学琴趣事。说小时候,总见王爸爸背着大提琴气宇轩昂地走在前面,而你则耷拉着脑袋跟在后面……

王健:没有人天生就是演奏家,谁都有日积月累的漫长过程。尽管我从小就对音乐十分敏感,但也要忍受学琴过程中的孤单,如今回头看,最庆幸两个字——坚持。对一个真正的音乐人来说,就是要耐得住寂寞,小时候时常被关在屋子里一个人练琴,虽然很孤独,但全身心徜徉在音乐的世界里,内心

很丰盈。我相信,孤独的灵魂才有创造力。

记者:现在中国有那么多的琴童,也大力提倡美育,会让心爱的小女儿也学大提琴吗?

王健:我现在真说不好,每个家长都觉得自己的孩子天赋异禀,我可不会轻易“上当”。我想跟所有琴童家长们分享的就是:必须要清晰地认识到,想靠音乐成名和富有,那成功的概率要比去好莱坞成为影星的概率还要小。对一个学习音乐的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培养他对美的追求,提高对自己的要求,从而成为一个有品质的人。

记者:西方古典音乐的历史长

达百年,中国则刚刚起步,现在有种世界普遍看好中国古典乐市场、觉得是未来古典乐的希望所在,您怎么看?

王健:确实,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我们从没有音乐市场到成为世界最为瞩目的国际市场之一,中国年轻人对古典音乐的热爱,远远超出世界其他国家的同龄人,这都为古典音乐的中国市场,带来了巨大潜力。事实上,现在任何一家世界性古典乐推广机构,都不可能错过上海、错过中国。无论是音乐会的受众还是古典唱片的销量,中国古典乐市场,都将是未来世界的焦点。

本报记者 朱渊



■ 王健女儿 主办方供图

40年后,他们真成了音乐大师

“在这里,每一个窗口里都蕴藏着一位未来的音乐大师。”这句话出自小提琴大师艾萨克·斯特恩之口,随着那部摘下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的《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流传至今。当时,片中那个窗口里“未来的音乐大师”,就是如今闻名世界乐坛的大提琴演奏家王健。

那是 1979 年,正值改革开放之初,斯特恩访华时来到上音附小,被琴童们的朝气蓬勃以及古典

音乐在中国欣然发展的势头所感动。这次访华过程,后来被艺术片导演艾伦·米勒拍成纪录片并拿下奥斯卡。影片不仅成就了导演,也为参与拍摄的包括王健在内的一批中国琴童,带来了难得的机会,其中包括如今国际知名的小提琴家徐惟聆、李伟纲以及何红英。

正是因为这部纪录片,美籍华裔林寿容辗转找到王健。他赞助王健去美国学习音乐,并将自己收藏

的意大利名琴——1622 年的阿玛蒂无条件借给王健使用至今。林寿容去世后,纪录片制作人邵耶尔又接下“接力棒”,使王健能继续学业。

40 年过去,当初斯特恩口中“未来的音乐大师”们一一长成。当初对国外音乐环境一无所知的徐惟聆,成为改革开放后首批自费出国留学音乐的孩子中的一个,并成为如今国际知名的小提琴家;当年他们中年纪最小的何红英,如今在香港

有了自己的乐团;而李伟纲,依然是响当当的上海四重奏的顶梁柱。

如今,每当有人问起这群从影片中走出来的“音乐大师”,如何将情感融入琴弦时,他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想起,40 年前,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走到他们身边的,那个叫斯特恩的人曾给过他们的指导——“拉琴就要像唱歌那样自然,你要把这种美妙的声音想办法在琴上拉出来。”

朱渊